

是什么样的文化责任感,驱使我们进行生物工程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人类生命的基因工程研究呢?科学的哪些部分可以进行经济开发,同样,我们又必须对哪些部分加以保护以防止其被商业化呢?

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为人类社会提

家都感兴趣的问题时,建立一个青年科学史家伙伴小组,便成了达成协议的一部分。

当记者见到伙伴小组组长张柏春时,虽然“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伙伴小组”的成立还是不久之前的事,但有

国的传播。

之所以名为“伙伴小组”,是因为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普学会这两个结为伙伴的科研机构,将通过共同出资,以国际先进的科研机制进行运作,共享科研成果的模式来开展活动。设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这个伙伴小组将与国外的科学

# 中德“伙伴”探索科学史

本报记者 张晓家

出了急迫的问题,人类社会也越来越意识到科学的发展是与其过去与未来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的。于是对科学史的认真审视越来越受到各国科学界的重视。

改革开放初,德国马普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年前当双方商谈共同探索一些科学史领域中

关的研究工作却早已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好几个月了。小组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力学知识发展及其与其他文化传统的互动”,据张柏春研究员介绍,在中国的科学史传统中,有大量的经验知识,特别是力学知识,他所领导的伙伴小组就是要从技术的、数学的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中,发掘关于力学的知识,然后对这些知识进行跨学科研究,目的是认识经验科学在不同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德双方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连续的知识传统为研究非欧洲背景下的长期知识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别的研究对象。这个伙伴小组还将把欧洲力学知识与中国传统的互动的角度,研究欧洲近代早期力学知识向中

史家一起互相取长补短,像伙伴一样共同推动科学史研究的深入。

事实上,成立这一伙伴小组,是希望其他国家的学者能更方便地了解到中国科学史家的工作,同时也使年轻的中国学者更多地参与中西科学史国际研究成为可能。而加强中国科学史家在国际讨论中的声音无疑是小组成立的主要目的。

正如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雷恩教授在伙伴小组成立仪式上指出:“在中国和西方都有一种强化着的认识:科学史能够在科学文化方面发挥新的作用。我们不再需要那种只是描述过去的英雄业绩的科学史,即那种对科学的赞颂。我们也不再需要那种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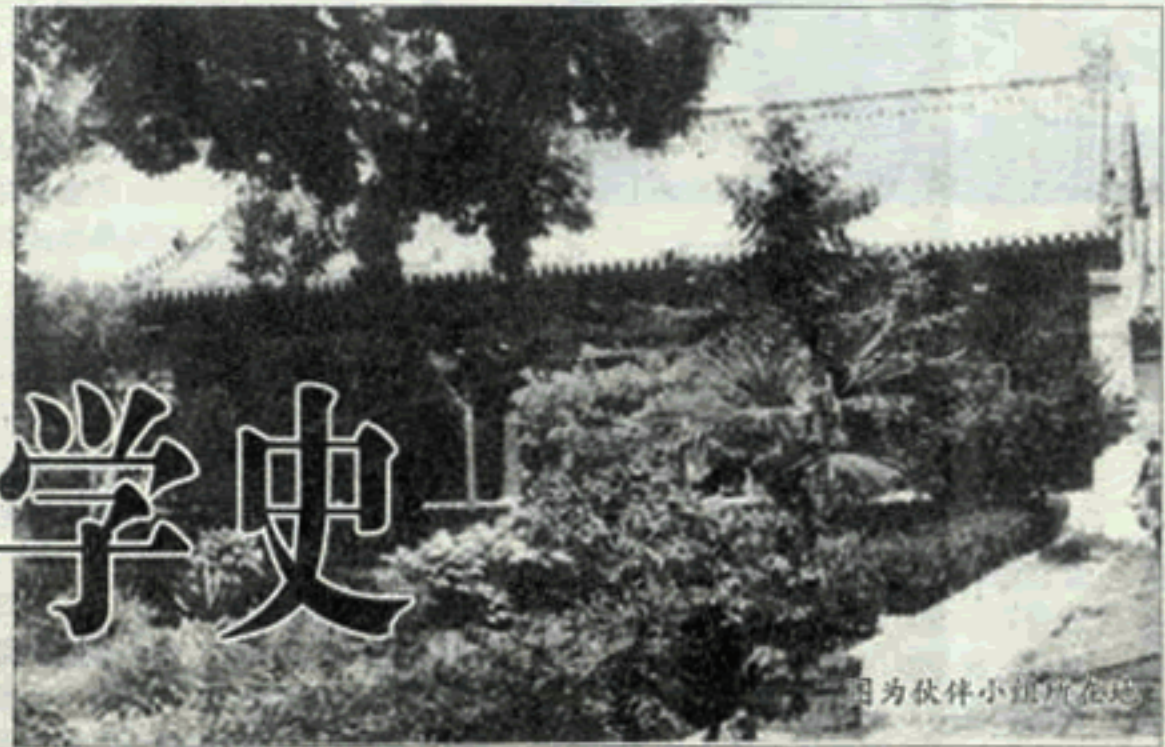
器的科学史,例如,为了论证基督教的假想优越而声称西方科学的优越。在基于科学技术的共同文明的转化过程中,我们迫切地需要作为批评的对话伙伴的科学史。”

研究科学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对于这个记者乃至许多读者并不太明白的问题,张柏春研究员的回答是,一个只知道现在不知道自己昨天的人是不可想像的,同样科学没有历史也是不可想像的。科学发展到今天面临两难的困境,既不能过分理想化,也不能过分倾向于为残酷的经济发展而服务。以当今科学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为线索去探讨科学的过去,这正是对科学史界迫切需要去做的。

而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应该说还比较薄弱,全国以科学史研究作为自己职业的人

据估计也不过 200 多人,较为单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与国际上科学史的主流研究方向也存在一定的距离。能以伙伴小组的形式使国内科学史研究开通又一个连通国际的窗口,对于我们的科学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实际上,在中德双边科学合作项目下成立的类似“伙伴小组”已有若干个,如马普协会先后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沈阳金属所建立的“伙伴小组”等等。而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悄无声息走出来的新“伙伴”无疑是中国科技史界的又一种新尝试。



因为伙伴小组所在地

**头版头条竞赛**

清香纯正 中华汾酒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与本报合办  
北京销售热线:63836225

独家报道